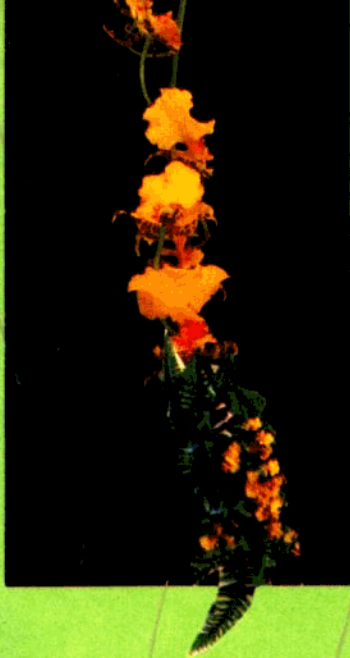




# 情思缕缕

李果·北方文艺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is a solid blue color. Overlaid on this are numerous thin, white, continuous lines that swirl and loop in an abstract, calligraphic manner, resembling ink splatters or stylized brushstrokes. These lines are scattered across the entire page, creating a dynamic and textured visual effect.

情 思 缕 缕

---

李果·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刘丽娟

封面设计:姜 录

情 思 缕 缕

qing si lu lu

李 果

---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通什公路街10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00,000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

---

ISBN7-5317-0840-X/I·826 定价:9.80元

## 目 录

|                |     |
|----------------|-----|
| 邂逅奇缘 .....     | 1   |
| 4.30 疑案 .....  | 6   |
| 悠悠往事 .....     | 15  |
| 家访于匙形路上 .....  | 21  |
| 旋转的风姿 .....    | 34  |
| 煤城之行 .....     | 44  |
| 黑色的忧虑 .....    | 57  |
| 尖尖角 .....      | 74  |
| 夜以继日的往事 .....  | 90  |
| 进档达标之路 .....   | 96  |
| 市长信访值班纪实 ..... | 117 |
| 凝固的基石 .....    | 138 |
| 秘书——秘书长 .....  | 156 |

|                |     |
|----------------|-----|
| 匆匆掠影 .....     | 170 |
| 他最需要的 .....    | 180 |
| 离不开你 .....     | 190 |
| 天黑时的哭声 .....   | 200 |
| 缕缕情思 .....     | 205 |
| 矢锋呼呼向空白 .....  | 211 |
| 缓缓启动 .....     | 224 |
| 一个朋友的二三事 ..... | 234 |
| 汉普夏种猪场见闻 ..... | 253 |
| 蒙面入室 .....     | 261 |
| 日中晓记 .....     | 293 |
| 欢乐的投入 .....    | 308 |

## 邂逅奇缘

他买机票未能如愿。

漓江宾馆的办公室里空无一人，负责订购机票的不知哪里去了。他沮丧地退了出来，因为那是人家的办公重地，他一人入内，让人疑惑，自己也不安。

他刚刚迈出办公室的门坎儿，未及落步，抬头望见甬路上迎面来了两位美貌少女，其中一位双手捧着西瓜，也注意到他，一瞬间，他们的目光象利剑般撞击在一起，迸发出震撼心弦的炽烈火花，把两人晃得顿时忘了周围的一切。

她柔美无比……

他英俊出奇……

“啪！”

姑娘手中那个圆滚滚绿莹莹的广西特有的西瓜，突然掉地，当即碎裂，在炽烈的阳光下，鲜红的瓜瓤洋溢着甜蜜的凉汁，令人馋涎欲滴。

姑娘极为聪慧也极其机敏。她看见这位从未谋面的年轻人，不肯轻易放过他，便急中生智，让手中的瓜果砰然坠地，用以试探他的态度。他如果不以为然，瞅一眼就走开，她就喊住他，请他帮她收拾地下的残局；他如果赶上前来，热情地帮她

拣拾，那就太好了。反正她要主动向他靠近，接触点就是这个消夏解暑的西瓜。年轻人看见西瓜落地，心中不由一惊，把目光从姑娘妩媚的双眸中收回来，落在开花的西瓜上，并主动搭话：

“来，我帮你拣起来！”

“谢谢。”声音清脆、甜美而又饱含柔情。

他们三人满载而归，回到姑娘的客房。

“请坐。”姑娘热情关照小伙子，“咱们痛痛快快地饱餐一顿吧。”

小伙子在新结识的异性面前，毫无拘束，不一会儿，西瓜瓢不见了，布满奇特花纹的西瓜皮堆集在一起。

“咳呀！”姑娘用香帕擦着红唇上的甜水，不无感慨地说，“来到兴安两天了，灵渠的影子也没看见！”

小伙子心领神会，试探着问道：“明天咱们结伴同游灵渠，你看好吗？”

“一言为定，八时出发。”活泼的姑娘当即抓住机会不放，柔媚地点头答应。另一少女微笑不语，她们共同送走了客人。

桂林山水甲天下，是指大自然的风光而言。但是，国内外的旅游爱好者，在观赏桂林山水的同时，如不欣赏灵渠的风貌，那就等于没有到过桂林，会遗憾终生。两位一见钟情的旅游者在兴安邂逅，本是人世间的一段奇缘，如不结伴同游灵渠，奇缘就没有传奇色彩了。

第二天早晨，姑娘赞许地望着小伙子推过来一辆单车，学着当地人的口吻，高兴地喊叫：“好准时哟！”

崭新的辐条在阳光照射下，闪出刺眼的霞光。姑娘轻盈地坐上单车的货架子，新的旅程开始了。

小伙子蹬了几脚，单车往前走了不远，姑娘嗖的一声跳下来。“怎么了？”小伙子停住车子，转过身来，不解地问道。

“不得劲嘛，我要坐在前边！”

小伙子耿耿胯下坚固的横梁，会心地笑了：“请吧！”

姑娘斜身靠在小伙子有力的双臂里，感到温暖、安全，也很得意。新车驰骋无声，一路风景如画。

“昨晚儿睡得怎样？”姑娘亲切、温柔地瞅着刚刚结识的几近而立之年的小伙子，神奇地问道。

“很香。”小伙子答得更神奇，不知是说姑娘浑身散发出来的青春气息，还是说昨晚儿他睡得很实在。

“我可做了一个恶梦。”姑娘故意试探小伙子，“先是半宿没睡着，后来梦见双手捧着一颗炸弹，一下子没拿住，掉在地上爆炸了，把你我炸得人仰马翻！”

小伙子不由哈哈笑起来。

“还笑呢！”姑娘瞥他一眼说，“我可心疼啦，一直哭醒了！”

姑娘说着，真的流下了点点滴滴的泪水。小伙子马上停下车子，掏出方方正正的朴朴素素的手帕，为她拂拭多情的秀眉秀眼。

过灵渠，人人都谨慎小心，不然就有滑倒在水里、跌倒在秦时置放的青石板上的危险。姑娘紧紧抓着小伙子的有力臂膀，小伙子小心翼翼地引导着姑娘，在人造的天平上相携并进，脚下欢快清澈的海阳河水，奏着深情的乐曲。



多么清冽的湘江呵！江底的颗颗卵石和青青水草，历历在目。

“等一等我！”姑娘急忙脱下合体的洁白的连衣裙，露出比基尼三点式，均为粉红色，艳丽夺目。小伙子正在戏水，突然被女友的情体所吸引，不眨眼地盯视着。

“等一等我！”姑娘柔情蜜意地向他呼唤，小伙子心潮似浪，欢腾起来。

“哎哟！”姑娘三步两脚跳到小伙子面前，不肯站稳，径直扑在小伙子壮实而又宽阔的胸怀里。一双遒劲的臂膀，轻轻把她搂住了，两个人感到温馨而又冲动。在水温宜人的湘江里，两个人停了好久，享受那拥抱的甜蜜。姑娘好象无意在这天下第一流的水域里戏游，倒象醉人一般，扶摇不定，久久不肯离开小伙子那伟岸的身躯。两座小山似的乳房在中间阻隔着他贴得更紧。

过了好久，姑娘才突发奇想：“我想去四贤祠看看古树吞碑，不在这里游水了，好吗？”小伙子已经体验到她的温情，双双携手上岸，亲密无间地来到八百年的大杨树下。

这里是人间的奇迹，大自然的奇观。粗大的杨树根紧紧吞食着古碑的一端。另一端，依稀可见“万古流芳”四个俊美遒劲的大字。这里有一段迷人的传说。小伙子娓娓道来，姑娘听得飘飘欲仙。她第一次陶醉在圆润而成熟的男中音里。她微微眯起迷人的眼睛，微微仰起她那特有的质朴而端庄的面容；想象他头脑里一定装着许许多多神秘的故事和警世骇俗的人生

哲理。她被折服了，油然而生奉獻之意，朦朧之情。

那棵蓬蓬勃勃的古楊，伸展枝杈，張開闊葉，儀態不凡；可是它的根部，卻象貪婪的蟒蛇，吞食着堅硬的古碑，一時吞不下去，在遊人面前僵持着。

## 4·30 疑 案

一股水柱向她喷射过来。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出人意料。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促不及防，不知从哪里喷来的！

猛然间，她脸上冰凉，浑身激灵一下，生命之火被这突如其来的水柱熄灭，顿时不省人事。

水柱是从对面射过来的，是走近的两个女人中的一个身上发出来的。这两个女人，同路上行走的其他女人没有什么区别。一位中年妇女，一位少女。她俩挨得较近。

今天也同往日一样，路上行人陆陆续续，各种车辆也川流不断。路北那栋高大的建筑物，是一年前落成的百货大楼，建得奇形怪状，厨窗前停着许多自行车，橱窗里的模特在向行人挥手微笑。路南是刚刚竣工的市立医院，造型新颖别致，整洁高雅。再往前边走一小段路程，往左侧一拐，就是她所要去的急诊室。

人行道两旁的海棠树，枝头铺满了婴儿巴掌大的叶子，向人间展示着北方的春意。就在这时，水柱喷了过来，使她失去了知觉。时间是1989年4月29日16时30分。

她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6时30分之前，她准时到达公共汽车站，上车以后，又准定站在后车门左侧的窗边。早、午、晚三个时辰，是上下班的高峰，公共汽车上人挤人，她总捞不到座位。

将近半个小时的路程，她不是眺望窗外那些熟悉的农田和农舍，就是想一想到达学校以后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她的整个身心都沉浸在早晨忙碌的氛围中。

她从不注意车上的旅客，有一个旅客却在眼叮叮地注视她。那位旅客已盯视她很多天了，早已把她看透了：是她，没错，天天站在那个位置上，年龄大约二十多岁，齐肩短发，挎着入时的兜儿，文文静静，长得娟秀、端庄，是一位漂亮而又单纯的姑娘。

那位旅客挤了过去，站在姑娘的身旁。姑娘的胳膊被她碰了一下。姑娘本能地扭头一看，只见身旁站着一位中年妇女，相貌平平，并无惊人之处。在姑娘看她的时候，她从拎着的女式提兜里掏出一本英语教科书，翻了几页，便轻声读起来，举止很特殊。特别是那笨拙生硬的发音，越发引起姑娘的注意。她对身旁这位中年妇女不得不另眼相看，顿生好感。现在社会上学习风气不浓，学外语的更少，她却利用乘车的有限时间，抓紧一分一秒地刻苦学习，姑娘对她油然而生敬意。

“Book。”（她读成“簿欧克”）

中年妇女认真真地反复重读着“Book”这个单词。

“同志……”姑娘忍不住了，微笑着提醒她说：“不念‘簿欧克’，而念‘布克’。”

中年妇女突然抬起头来，感激地睁大眼睛，向她连连点

头：“啊，对，布克，布克。谢谢您，姑娘。”

过了一会，中年妇女丢下书本，同姑娘攀谈起来：“您是……”

“我是中学的英语教师。”

“啊，啊，怪不得发音那么准确！”

认识一个人，不仅要熟识那个人的面孔，而且更要搭话。语言是消除陌生的利斧。

她们相识了。虽然是肤浅的，但是总算相识了。中年妇女问清了姑娘的工作单位和姓名，姑娘却不好意思询问那个中年妇女的工作单位和姓名，那位中年妇女也没主动自我介绍。从此，她们差不多天天早晨在同一辆公共汽车上相遇，天天切磋英语单词的发音。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年妇女的英语发音大有长进，她们之间的熟悉程度也在加深。可是那位中年妇女仍然没有自报工作单位和姓名。既然认识了，也就无需再知道姓名。在姑娘的心目中，那位中年妇女是位孜孜不倦的不同寻常的英语爱好者。仅此而已。

光阴似箭，一个多月过去了。她们除了在车上谈论英语以外，姑娘还和盘向她托出自己的身世、处境以及热恋中的趣闻。姑娘在公共汽车上不再寂寞，不再孤独。

一天午后，三时许，那位中年妇女慌慌张张地闯进学校，惊诧地喊叫：

“胡玉英！胡玉英！”

“怎么了？”姑娘赶紧迎上来问道。

“不好了！”中年妇女气喘吁吁地说，你未婚夫王滨出事了！

此时学校正值课间。穿着五颜六色服装的生气勃勃的学生，在操场上愉快地游戏着，谁也没注意胡老师正同一位中年妇女在教室门口谈话。

中年妇女说：“我去市立医院看望一个病人，碰巧看见一群人，忙乱地抬着一个浑身淌血的人进了急诊室，大家都围上去观看。有个人对另一个人小声嘀咕，说是王滨出车肇事了。我赶紧凑过去打听，果然是你的未婚夫出事了，所以赶紧跑来报信。”

胡玉英一听，立时心如刀绞，脸色大变。王滨那精壮可爱的形象，飞快地在眼前浮现着。转瞬之间，变成一幅血淋淋的可怕形象……

“你等等，我马上就来。”胡玉英三步并作两步，找到校长，简要说明请假理由，意欲离去。校长说：“你快去吧，有什么事就往学校来电话。下一节课由我安排，快走吧。”

上课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胡玉英同中年妇女迈着急促的脚步，匆匆离开学校。

胡玉英心房里怦怦直跳。她从未面对过这样惨烈的事实，她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

从学校到医院这20分钟的路程，胡玉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路上的一切仿佛都不存在了。中年妇女叨咕一些什么，她也没听清。她们终于赶到市立医院东面的十字路口，再走不远就到医院了，突然，迎面射来一股水柱，她便昏倒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当胡玉英痛苦地挣扎着醒过来时，双臂和两腿捆绑着，斜依在墙壁的一角。

她吃力地睁开眼睛。

屋里亮着灯，灯光昏暗。

“我这是在哪儿，怎么还捆着？”胡玉英惊讶地环顾周围的一切，眨动一双标致而富有魅力的眼皮。

“你可醒了！”一位老太婆的声音，并向胡玉英身边走来。

“姑娘，你别怕。你有好几天没吃饭了，醒过来就好。我去给你拿饭去。”说着转身离去。

屋里歪三倒四地绑着三四个年轻貌美的姑娘，都在昏睡之中。

胡玉英的心狂跳起来：“坏了，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呀？怎么到这里来了！”

房间不大，约有十几平方米，什么摆设也没有，空空荡荡的。屋门半开半闭，门外是走廊。老太婆有五十多岁，端着饭菜走了进来，放在姑娘面前。

“吃吧，别饿坏了身子。过几天到了那边就好了，就该享福了。吃吧，快吃吧。多好的命啊，赶上好时候了！”

面前摆着几个凉馒头和一盘不冒热气的葱炒豆腐。胡玉英感到浑身无力，饥肠辘辘。她心想：“我要逃出去，不吃饭身上没力气，我得吃！”

“大娘，你得给我解开绳子，我才能吃饭呀！”

“嗯，对，对。”老太婆急忙蹲下身子给她解绳子。绳子捆得很死，半天才解开一扣。

这时，在胡玉英的斜对面，离门最远的一位昏睡姑娘也醒了，她摇晃着身子要坐起来。老太婆七手八脚地胡乱给胡玉英解开绳子，便走到那个姑娘面前，背背对着门，劝慰那位姑娘

清醒清醒，也该吃点饭。老太婆磨叨着，也给那姑娘松绑。

这时，胡玉英已吞下一个馒头，她悄悄站了起来，轻手轻脚地朝门口走去。老太婆只顾开导那个姑娘，没有看见她溜走。

胡玉英跨出门口，还听老太婆劝导那个姑娘：“听话，不要耍脾气！”

走廊里静静的，各个房间都闭着灯或挡着窗帘。她加快了脚步。高跟鞋总是发出啞啞的脆响。她急忙脱下皮鞋，拎在手上，走到尽头，一拐弯就是房门。有门就有希望。她悬着一颗颤抖的心，推门而出。

外面的世界一片漆黑。

冷风嗖嗖。

眼前横着一条又宽又长的街道。街上没有行人，路灯象哨兵一般，一直排列向远方。路旁那些黑糊糊的大树，默立不语，好象每棵树后都藏着一个杀手，使她心惊肉跳。

“笛笛！”远处开来一辆汽车，速度不快。

胡玉英迎了上去。

原来是一辆乳白色的客货车。

她以迅速的动作，猛然抓住车厢板，身子一悠，滚进车厢里去了。“咣当”一声，引起车里人的惊觉。回头一看，发现有人爬进车厢里，便嘎然停驶。

“喂，你是干什么的？”驾驶楼里有人吼问。

“我要去火车站！”胡玉英慌不择言地应了一句。她害怕后面有人追赶，哀求司机快开车。

“你糊涂啦？前面不就是大连火车站吗！”



“大连？”胡玉英浑身打个冷战。她抬头一看，不远处灯光一片，人影绰绰，果然是个火车站。

“赶快下车吧！一千多米，几步就到了，没有必要扒车，多危险！”

司机正在唠叨着，车里另一个人却不耐烦地骂起来：“什么流氓、婊子、野鸡，飞到我们车上来了！”

胡玉英刚刚跳下车厢，“呜”的一声，客货开走了。她在街道上孤零零地站着，猛然醒悟过来，便向前面的光明之处逃去。她不顾一切，争分夺秒，仿佛死神就在身后追赶着。

胡玉英生来还没见过这么宽长的火车站。候车大厅很敞亮。上千名旅客来来往往，熙熙攘攘。她走进互不相识的旅客之中，心中安稳多了。她要逃回鸡西老家，马上离开此地。

从大连到鸡西市，路程上千里，车票很贵。她兜里有限的几个钱，连饭费都不够。钱在危难时候更显得重要，不可缺少。乞讨可以得到买票钱，她便伸出白皙的手掌。落泊异乡，不敢说实话，只好装作失窃，向旅客讨要。

胡玉英一次次伸出顾长的手臂，重复地编造令人可怜的谎言，如获至宝地往兜里揣着她平时并不看重的一角一元的人民币。

好心人毕竟占着大多数，几角钱，几元钱，温暖着姑娘冰冷沉重的心，抚慰着姑娘惊魂未定的心。

“姑娘！”

一位坐在长椅上，衣着不俗，气宇不凡的妇女，抓住她伸过来的秀指说，“看你气色不对，请你对我说实话。”

胡玉英怔住了。她见那人眼盯盯地盯着自己，双目慈善，